

## 方原有点瞧不起粗俗的施米路

9

都市情感

邓燕婷 著  
山西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年轻俊朗的方原刑满释放后到海城闯荡，借住在以生产盗版碟为生的陶军家中。他尝试过多种职业，最后听从陶军的建议做起了“出租爸爸”。方原的雇主是单身妈妈群体，方原不能不和她们发生联系。海归女律师舒儿有个患有自闭症的孩子；性格豪爽生活放荡的美女施米路一直试图勾引方原；上市公司老总高小姐总是神秘莫测……

[上期回顾]

这天晚上，方原陪陶军去了中信旁边的露天酒吧街。在那里，他见到了陶军的床友琳达。那个女人拼命向方原抛媚眼，方原假装一无所知。他有个原则：哥儿们的女人不能碰。

早上七点，方原的手机就拼命地闹：“我爱你，爱着你，就像老鼠爱大米……”

是施太太。他拼命睁开一只眼睛，听她在那边郑重其事地说：“我昨晚跟女儿谈了，她听我说你为人不错，很有水平也很有爱心，挺高兴的，说中午单独请你吃饭，在高尔夫球场边上的桂花轩，十二点……她说如果你把孩子教好，她会给你更高的报酬！”

真好，现在还真有人担心他不干了。方原心里一高兴，另一只眼睛也张开了。听说施米路小小年纪就出来闯海城，二十三岁就住进金湖别墅区。这种人见过世面，还是要小心应付。方原最后挑了件莱卡紧身白T恤。T恤不厚，可以依稀勾勒出他恰到好处的胸肌，下身的水洗布休闲裤可令他显得从容。没有一丝阳光，方原还是戴着墨镜。

下车时，的士门碰了一下路旁垂得太低的紫荆树枝，水珠滴到他的额头，额前一绺湿发像打了摩丝，让他看上去更显帅气。雨后正午的桂花轩，露天阳台的空气中流动着桂树的清香。穿旗袍的带位小姐扭着细腰肥臀，若隐若现地露着大腿，把他引向露台太阳伞下的餐桌。隔老远就看见施米路，她也戴墨镜，穿得像只花斑小母豹，支着手肘，肆意地抽烟。没人能看出她是当了妈的人，因为她的扮相更像一个IT女孩。见他走来，她很酷地甩了甩头，努了努嘴，示意他坐。

方原坐下，隔着墨镜，他可以肆意打量施米路。她上穿一件低胸圆点紧身衣，领子爬满一大丛黑蕾丝花边，袖子也是无比夸张地打着阔褶子，像晒得差不多要死掉的荷花瓣儿，统统朝下耷拉着脑袋瓜儿。因为她是半侧身斜坐，可以看到半截裙的

腰部系着打满金属孔的宽边皮带。这女生全身装扮有点让人睁不开眼睛，烫过染过的长发上还扣了一顶咖啡色宽边帽，令原本还算漂亮的一张脸深陷在一堆无比复杂的色块里，墨镜背后的表情更难以把握。

暴殄天物，难怪做小三也要下课。嫌她刚才不敬，方原有点轻蔑。

施米路刚熄了烟，又夸张地从桌上拿起一包绿卡碧，抽出一根，拿雕了花的指甲夹着，小妖一样地接着抽。好在方原是受过训的人，之前陶军让他在DVD里看过欧洲米兰最有代表性的fashion show，再加上每月一期的《时尚》，令他熟知潮流走向和各种品牌档次。看来这些功课没有白做，看施米路腕上那块欧米茄，就知道她家底不薄。

跟她母亲一样，施米路是一个非常率性的东北女孩。她一边吃饭，一边有所选择地讲她读戏剧学校的奇闻趣事，一些现在出了名的同学绯闻，讲有了孩子以后她的各种不适和烦恼。方原开始微笑地附和，后来听得有点累了。

餐后的施米路很享受地脱下帽子，摘掉墨镜，做作地说：“今天真走运！如果不是下过雨，我们中午就不能在阳台上吃了，白天这里很热的，风扇也不管用，通常只有晚上我才敢坐外面，南方真是太热了。”

这才发现她的眼袋出奇的大，眼圈出奇的黑，只有经常闹酒和熬夜的人才会这样。方原也摘下墨镜，回给她一个灿烂的微笑。

“是你会挑地方，我没来过这里，消费不起啊。”

“你真会开玩笑。我只是喜欢它对着高尔夫球场，想多吸一些负离子，平日对着孩子，快把我烦死了。”

方原转头看马路对面的那一片永远鲜嫩的绿草，小水珠睡在上面，

被刚出来的阳光一照，点点晶莹。上面那层薄薄的水汽随风飘来，夹杂着芳草的味道，沁人心脾。

他把头转回来时，发现施米路一边吞云吐雾，一边毫不掩饰地拿眼睛看他。他终于有一点不自然了，甩甩头主动说：“我的情况你妈跟你讲了吧，我什么时候去见见孩子？”

“别忙呀，我要和你假扮夫妻去骗女儿，一定要默契才好，就像买了新车，也要先磨合一段时间呀。我们先好好演习，再见她也不迟。虽然她只有两岁，但我做事情爱追求完美。总之你放心，磨合期我就开始付费，包括现在，从这一刻开始算，好吗？”她眼带桃花，声音发嗲，大白天也像喝醉了酒似的。

方原当然不会反对，但她的眼睛那么大胆地看他，像非要把人看穿一样，令他突然觉得自己今天好像没穿内裤，有点不习惯。

“那……说说你女儿叫什么？”

“怪不得我妈一定要我雇你。你就不可以点别的吗？呵呵，她叫宝珠。”

方原差点把嘴里的一口茶喷到她脸上。真想问，为什么不叫珠宝？“好听吗？我起的。”她得意地摇着柠檬水，仍用眼睛斜斜地看他，方原真没见过这么自信的妈妈。

“好听，像你……的声音一样好听。”他说完自己也差点晕了过去。
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来这儿吃饭吗？”她问。

“这儿风景好，饮品也不错。”

“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啦，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人猜得出的！哈哈，看你能不能猜到，马上有奖问答，猜对奖金一万块！”

“我猜不出，也不知道。”

施米路收住笑，变得一脸正经。“你要知道！包括我的生活习惯和

一些过去，你都要知道！不然，你怎能当我老公、宝珠的爸爸呢？万一女儿以后问你事情怎么办？”见方原不说话，她说：“你还挺有性格的嘛，我可不是开玩笑的，我来这儿吃饭，刚开始有点不可告人。”

方原依然沉默，眼睛投往别处。她自讨没趣，败下阵来，指了指对面那片绿草地，压低声音说：“你看到了吧，高尔夫球场。宝珠的老爹是这儿的金卡会员，他以前经常带我来这儿玩，现在不带了，带别的女人，有时还带他老婆，搞笑吧？”

方原被她弄得有点虚脱了：“哦，你还是个搞侦查的。但你会觉得不开心吗？”

“有什么不开心的？他现在就是和他老婆坐在我对面，我一样吃得下；就算他跟他情人睡在我旁边，我也一样睡得着……”

方原忍不住笑了，他无可奈何的笑更令施米路着迷。过了一会儿，方原看看表，说有事要先走。施米路不高兴地瞪着他：“你就那么忙吗？我把你的钱全买下不行吗？”他不高兴了，口气僵硬：“你当我是什么，我是坐台的啊？我约了别人，给多少钱也不能失信。”

“谁当你坐台了？不要以为去酒吧就是想干吗，我可不是那种要买的人！损你自己好了，别把我给搭上。我不过是想彼此尽快增进了解，你打电话推掉她不行吗？我给双薪好啦……”

“双薪也不行，明晚吧，你可以给我一个规定的时间，我保证会准时出现。”见他那么坚持，施米路就让步了。虽然她已恨不得一口就把方原吃下去。那个男人很久没有碰她了，她也厌倦了跟人在酒吧和网上邂逅的一夜情。那些视频做爱开始新鲜，现在也不喜欢了。

## 没有爱情的婚姻不一定不能存在

6

婚恋小说

宗昊 著  
文化艺术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作为妇联任命的“公益律师”，姚遥的任务似乎永远是在婚姻中历尽不幸的女人争取最大的权利。凡是找她的男人女人，她只有一句话：离吧，不要找任何理由凑合。但是就有那么多女人，她们的第一句话仍然是：我不想离。这是为什么？

直到有一天，姚遥忽然发现自己老公也在做着令她无法忍受的事情。是给自己起草一份离婚协议？还是按照心理咨询师说的去做？

[上期回顾]

这天，姚遥接待了一个特殊的客户，一个叫迟明的男孩竟然想请她帮忙让他父母离婚。

姚遥说：“可是，听迟明说，你在外面还是有人了。这不就是对妻子的不忠吗？”

姚遥看看门口，安东进来了。姚遥给迟直达介绍：“这是我同事，安东，研究心理学的博士。”

迟直达和安东互相打了招呼，然后迟直达继续说：“我承认。我和那个女孩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我们能交流。我也跟她明确说过，我无论如何不能休妻。可是我又能怎么办？我有正常的生活需求。回到家里，我希望和老婆聊聊天，可我听到的就是一肚子牢骚。我真是怕回家啊。”

姚遥说：“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太太很可能已经知道你的事情了？”

迟直达有点惊异：“不太可能吧！她平常连门都不出的。”

安东也说：“您知道吗，迟明也知道那个女人的存在。他第一次看到之后，第一个反应就是回去告诉他妈妈，可是他说妈妈打了他。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您的太太已经知道了这一切。但她为什么这么平静呢？因为她比你更怕失去这个家。因为她离不开你。”

姚遥接着问：“你觉得你的婚姻还有维持的可能吗？”

安东刚要说话，迟直达说：“我不能离婚。”

这个结果让姚遥很是意外。

安东很平静，似乎这个结果并没有脱离他的预料。安东说：“我想，不光是您，您太太也不想离。婚姻还要继续，就要改变你们相处的模式。不过这是很好的开始，有这个信心，对家庭和孩子都好。”

姚遥干脆把自己变成了听众，不再插嘴。安东继续说：“你们两人的婚姻不是以相互的爱情为基础的，但是这样的婚姻模式在中国也不少见，这意味着开始没有爱情的婚姻就一定不能维持。你说服她和你一起

一次。别跟她说见心理医生，更别说这是律师事务所，你就说我是一个算命的，特准，是别人给你推荐的，能给你们看看将来。这么说，她肯定来。”

迟直达带着迟明离开了，临走时安东嘱咐他，这段时间一定要尽可能多回家，对迟明也要多关心。迟直达答应了。姚遥看着他们出去的背影，对安东说：“你能告诉我心理学和封建迷信的区别吗？”

安东笑出了声，说：“我能告诉你共同点，都要进行心理暗示！”

安东在姚遥的办公室里上了两个星期班，搅黄了两对要离婚的夫妇。一对是两个年轻，还有一对就是迟直达和李秀英。这期间，姚遥正被失眠折磨得异常痛苦。

安东以一个易经大师的身份出现，安排李秀英和自己进行了一次单独沟通。其实迟直达就在外间，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，迟直达都能听见。这也是安东刻意安排的。他认定这20多年来，李秀英从来没有得到过向丈夫倾诉心声的机会。

安东假模假样地算出了迟直达的出轨，迟直达在外间听得心慌慌的。可是李秀英的反应很平静。安东的谦和儒雅让李秀英在很短的时间里建立了对这位“大师”的信任，她慢慢说道：“我知道，老迟看不上我。当初要不是花了我们家的钱上了大学，他也不能跟我过。现在想想，我压根就配不上他。自从有了儿子，我们俩的话就越少。我知道在这个家里我多余、没用，可只要他不说离婚我就不怕走。我走了，儿子怎么办？我得等着，等瞅着他立起来了，离不离我也不怕了。您有什么办法给破解吗？”

安东问：“您平常在家都干点什么？”

李秀英说：“啥也不干。我原先在院子里种了点菜，种菜要施肥，那邻居就不干了。物业给他打电话，他回来骂我，我跟他吵了也没用。算了，房子是他的，我不种了。”

安东说：“要是现在让你回村里去生活，你能开心点吗？”

李秀英说：“那我儿子怎么办呢？老迟会不会把相好的带回来呢？”

安东笑着说：“你不是说，只要他不离婚你就什么都可以看不见吗？迟明都十六岁了，平常不都是住学校吗？我教您一个办法，您试着周一回村里住，种种菜，然后周五回来。儿子周末在家，您也在家。”

李秀英的脸上有了一点笑意，说：“那感情好！可老迟不答应吧？”

安东说：“他会答应的，但是您得答应我，周末回家这三天，绝对不能和老公吵架。不管遇到什么事，商量着来。还有，您要主动跟老公说话。就说说您种菜的事。有多少地，种了什么……”

李秀英挺高兴地答应了安东把她安排到另一个房间，让她稍等，还让晶晶把电视给她打开，让她看会儿韩剧。在这屋里，安东问迟直达：“都听见了吧？”

迟直达抿着嘴点头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没想到，她心里跟明镜似的。”

安东说：“对！她什么都知道。这么多年，她没有一天是为自己活着的。你回去主动跟她提回村种菜，你们尝试一下，跟迟明也说明，这是让妈妈和全家放松的一个办法。至于你的那一段关系，我只是提醒你，没有任何一个女人会甘心做没有名分的情人。如果真要分，至少要到两年以后，迟明上大学了。”

迟直达和李秀英说话地离开了。送走迟直达两口子，姚遥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口等着安东。安东看见姚遥，笑着说：“我又给你搅黄了一单生意！”